

怎样转型才能斩断“毒根”

本报记者 曹刚 文 张龙 摄

如果经济不发展,找不到能取代制毒的正当产业,那么受利益驱使,制贩毒品可能随时死灰复燃。只有尽快找到一条真正合法有效的脱贫致富道路,才能彻底斩断“毒根”。

村委会相关负责人称,下阶段将重点在渔业和农业方面帮扶,引导博社村早日重回正轨。然而,“冰毒村”要依靠农、林、渔等产业转型重生,面临重重困境。

不少村民靠劳动致富

在孝友堂,60岁的蔡文标向记者诉苦:“村里人心惶惶,我和老伴都吓得不轻。”扫毒行动余波未了,大量警力留守。为了彻底清理制毒贩毒残余势力,对全村实行地毯式搜查。“家里被搜了3遍,我没碰过冰毒,不担心,但看到那么多警察,多少有点害怕。”

早些年,蔡文标打过多份工。“做肥料批发生意、烤酒、喂猪,攒了些辛苦钱。”前年,他拿出六七十万元积蓄,造了一幢三层新楼。“潮汕人勤劳,会做生意,村里像我这样靠劳动致富的,还有不少。不能看见一栋新房,就断定是做冰毒换来的。”

最忙碌时,他养了30多头猪,月入四五千元。2012年,数量缩减到20头以下。去年,周边空地建起了新楼,他担心臭味影响邻居,主动放弃老本行。“年纪大了,在家享享福吧。”

扫毒新闻迅速传遍全国,长子第一时间从深圳打电话给老蔡,怕村里乱,劝他快搬过去。蔡文标坚决不同意,因为“这里有祠堂,每天可以找老兄弟打牌聊天。搬去深圳肯定住不惯,一个人闷在家,太难受。”

早点打工 远离毒品

蔡文标有8个子女,全都在外打工,足迹遍布珠三角多个城市。30岁的长子10年前最早离家,跟着老乡到深圳收废品,目前月入四五千。小学校长蔡晓升说,全村多达上千人在深圳收废品。

生存状态相对封闭,缺乏教育培训和就业渠道,技能单一,许多乡村只能靠传统的集体动员方式组织就业,老乡找老乡,催生各种“专业村”。有的盛产包工头,有的专收废品,还有的选择输出罪恶——走私、制假、贩毒……离博社村不足30公里的碣石镇,就



■ 博社村的小学里,孩子们在到处是污水的操场跑跳,污水横流是多年制毒后遗症

以走私摩托车闻名全国。

最小的女儿16岁,初二便辍学打工,老蔡对此并不意外,也没想过逼孩子继续学业。他说,村里人对子女成绩大多不强求。“小孩读不下去就早点出去打工,离开这个穷地方,虽然不舍得,但要生存,也没办法。我从小就教育他们,毒品害死人,千万不能沾。”村里读书环境不好,再加上穷,年轻人一般只读到初中,便早早出门谋生。既能自力更生,帮忙养家,又能远离家乡恶劣的生存环境,包括毒品。

资源贫乏 子孙满堂

和蔡文标聊天时,突然被一个急促的声音打断,50岁的蔡伟忠主动加入讨论:“大海里都是黄金,还能在田里种黄金,要多少就种多少。再种一棵摇钱树,随便一摇,哗啦啦掉钱。”他语速飞快,明显带着情绪,在说反话。

对本村发展前景,蔡伟忠并不乐观,因为“资源贫乏”。“以前发现过铜、铁等矿产资源,但是早些年私采泛滥成灾,都被挖空了。”他说,渔业资源也日渐萎缩,附近海域最近几年

都很难捕到鱼。

蔡伟忠有两儿两女,在村里的同龄人中,生4个孩子算少的。汕头是我国首批经济特区之一,但相对而言,发展明显落后于深圳、珠海和厦门。潮汕人比较保守,多子多福的观念根深蒂固,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人口压力,迫使许多人到异地谋生,造就了他们的吃苦耐劳和精明能干,也形成了共同进退的抱团思想。潮商堪与晋商、徽商媲美,华人首富李嘉诚、腾讯掌舵人马化腾、曾经的国内首富黄光裕,都是潮汕人。

发电照明 无水浇田

所有受访村民都提到,最令他们头痛的,是无休止的断电。

麻烦始于2008年。“那时村内制毒刚开始泛滥,农村电压本就不足,制毒耗电大,为了掩人耳目,许多毒贩选择偷电。”蔡晓升回忆,此后每况愈下,2012年停电三四个月,到了2013年,全村长达六七个月没电。

在互联网早已深入千家万户的今天,岭南海边居然还有乡村饱受断电困扰。

村里家家都买了发电机,价位从一两千元到上万元,无论烧汽油还是柴油,费用都高。“我家从晚上6点半到半夜12点,起码烧油40元。主要为冰箱、电视和灯供电,空调开不起。”蔡伟忠说,功率大些的机器,每天要花100多元来发电。

扫毒行动后,供电设施迅速得到改善,“好几天没停电了。”

博社村靠海,咸水取之不尽,可淡水求之不得,再加上水利设施严重老化,无水灌溉,导致农田长期“饥渴”,大片荒芜。村委会计划从附近水库引水入村,缓解灌溉用水问题。

种荔枝成了主要生计,田间、路边、山坡上,随处可见翠绿的荔枝树。“我们这的荔枝全国闻名,基本每家都种。”蔡晓升家有60多棵荔枝树,每年收入近两万元。

生存至上 难出怪圈

蔡伟忠坦言:“谁天生就是毒贩?与其在家穷死,不如冒一把险,马上改善家人生活。”

在一些村民看来,生存至上,制贩毒品谈不上罪恶。他们认为,没经历过断电、缺水,没尝过贫穷滋味,就无法体会他们的痛苦。饱受生存的焦灼,所以宁愿把法律和道德都扔在一边。制毒成本低,来钱快,诱惑难挡,宗族祖训也压不住膨胀的贪欲。

一名办案民警总结:“陆丰‘三甲地区’(甲西镇、甲子镇、甲东镇)近30年陷入怪圈:十年走私,十年造假币,十年制毒贩毒。”为什么走不出怪圈?因为找不到一条合法有效的脱贫致富道路。

强调生存艰难,并非为罪恶辩护。但这确是事实,看似极端、不可理喻的行为,背后必有特殊的社会环境。在根源上,与权力结构、制度安排导致的农村边缘化、空心化不无关系。

在博社村委会的下一步工作计划中,将鼓励有能力的村民外出发展;同时积极发动外出乡贤回乡开办工厂,为当地多提供就业机会。

前半句无需鼓励,对绝大多数村民来说,外出打工仍是最好选择;而后半句,即便积极发动,也很难实现。

博社村面临的困境,和中国许许多多穷乡村一样。



■ 博社村附近废弃的车辆,被怀疑曾用来运毒

(上接 A14 版)

校长蔡晓升介绍,四五年前,学校最多时拥有上千名学生。生源近年来持续萎缩,原因之一就是部分村民靠非法手段暴富后,在外地买房,把孩子转走了。

两大幅宣传画在校园醒目处并肩而立,形成强烈反差。一块写着“文明守纪,勤学向上”,配有两个小学生微笑敬礼的画面;另一块则标有“依法禁毒,构建和谐”,搭配的画面是三名军人敬军礼,神情严肃。

主教学楼共3层,2楼和3楼都挂着长条横幅,上书“开展禁毒斗争,消除毒品祸害”“全党动手,全民动员,深入持久地开展禁毒斗争”。

每一间教室大门旁的外墙上,也贴着小

幅红色标语,如“珍爱生命,拒绝毒品”“毒品一日不绝,禁毒一刻不止”“手拉手拒绝毒品,心连心造福社会”“贩毒无论数量多少,都要追究刑事责任”……

蔡晓升说,“雷霆扫毒”行动结束第2天是周一,学生正常上课,教学秩序未受影响。学校组织了签名活动,全体师生都在禁毒标语上签字表决心;大家还举着宣传旗帜,在村内列队巡游。

“老师们经常在德育课上讲禁毒知识,还多次请专家为学生开讲座。宣传禁毒,从娃娃抓起。”蔡晓升补充说,“这次扫毒行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教育学生。以前有少数孩子家里暴富后,在同学面前炫耀,声称赚钱很容易,读书没用。现在,许多同学认识到‘歪门邪道

终不长久’,会更安心学习,多练真本事。”

采访那天正值期末考试,午休时间,孩子们在教学楼前污水横流的泥地上,撒着欢儿地追逐嬉闹。蔡晓升站在校务处门前,招呼大家注意安全。

在他的身后,可能是全国功能最多的校务处——集校长室、教务处、总务处、后勤处、教师办公室于一身。全校30多个老师,挤在这一间办公室里。几张小办公桌拼成两张大桌,不够用,一些老师只能在家里备课、批改作业。他们都是“跨界高手”,教语文的也教数学,教英语的兼顾体育,许多人同时开两三门课。

有两成村民涉毒?

“雷霆扫毒”行动结束后的第3天,即今年1月1日,陆丰市迅速给博社村搭起了新的领导班子:陆丰市人社局主任科员蔡水宝、金厢镇党委副书记蔡伟宋临危受命,回家乡主持工作,分别兼任村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。

甲西镇中心小学3座教学楼中相对较新的一座,暂时借给了新建的村委会。新年伊始,好几支装修队同时进驻,室外地面硬化、外墙粉刷,室内铺地砖、装铝合金门窗,多项工程紧锣密鼓地展开,春节前将全部完工。

在村委会2楼的一间办公室里,坐着一名村干部和几名留守民警。博社村两位新的当家人婉拒专访,称“下阶段工作重点都会上报,与市委市政府保持一致”。

有资金为何先投给村委会,而不先改善学校设施?疑问得到了蔡晓升的解答:“村委会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场地,向小学求助。这栋楼本来就打算翻新,计划今年开设幼儿园分部,项目刚刚获批。”他说,焕然一新的小楼,是按照幼儿园的标准装修的。“村委会急需,先借给他们用,没多久就要还给孩子们。”

蔡晓升证实,村委会此前确实连办公场所也没有。“村支书家里很大,直接就在家办公。”他口中的原村支书蔡东家,和多名村干部一起,在这次扫毒行动中因涉毒落马,同时落网的还有派出所所长和多名民警等“保护伞”。

此前盛传一种说法,村内有两成以上家庭直接或参股从事制毒贩毒活动,在采访中并未得到证实。多名受访村民和公安人员都认为,比例有点虚高。

广东省公安厅官方数据显示,去年12月29日的扫毒行动一举摧毁以陆丰籍大毒枭为首的18个特大制贩毒犯罪团伙,抓捕嫌疑人182名,缴获冰毒近3吨、制毒原料23吨。

一名留守干警透露,182人不全是毒贩,现场抓获的少数人,后经调查,并无制毒贩毒行为,已经释放。即便他们都是毒贩,与全村约1.4万的总人口相比,只占1.3%。另外,被抓嫌犯来自陆丰多个村镇,并不都是博社村的。

事实上,村里超过一半的人口在外打工,所谓两成家庭涉毒,有夸张博眼球之嫌。



■ 由于制毒耗费大量电力,村里经常断电,家家户户必备发电机